

蔣百里先生文選附冊

紀念之葉

黃萍蓀編

新陣地圖書社刊行

蔣百里先生文選附冊

紀念之葉

黃萍蓀編

羅振楨購于

永安下吉山
新陣地圖書社

新陣地圖書社刊行

卅六

蔣百里先

附冊：紀

編輯

發行

中華

定價

白崇禧將軍校訂 黃萍蓀選輯

增訂 四版 蔣百里先生文選

編印緣起

海濱百里先生方駕，論壇茶酒，兵學斗山，自捐館舍，著述散亡，學者求之而無從，莫不引為憾事。本社有感及此，特請仁和黃萍蓀氏，蒐集先生所遺，纂為一輯，刊文三十四篇，多數才萬言，皆先生精心之構，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文藝史地各門，其中所言，關係抗戰建國之道，整軍經武之術，至匪淺鮮，凡從政典兵作育治學之士，皆不奉為圭臬，蒙若南針。該書並蒙 白副參謀總長誕生，於軍書旁午，刁斗森嚴之際，秉燭披校，魯魚為正，足證先生之文為當世重也。五年以來，自初版以至三版，一經刊行，轉瞬即逝。三十一年的月，續刷四版，以惠遠道，不幸浙贛戰起，成書萬卷，舉已殉燬，海內吁嗟，痛喪文斯，茲應各界之請，重付剞劂，如蒙訂閱，無任歡迎。

本書序者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孔祥熙 | 馮玉祥 | 蔣耀煌 | 陳立夫 | 楊杰 | 商震 | 徐永昌 | 張治中 | 俞飛鵬 | 夏威 |
| 張發奎 | 李宗仁 | 陳誠 | 閻錫山 | 徐培根 | 劉峙 | 蔣立煌 | 薛岳 | 朱紹良 | 楊愛源 |
| 余漢謀 | 孫連仲 | 何應欽 | 胡宗南 | 陳繼承 | 蔣光鼐 | 黃紹竑 | 龍雲 | 李品仙 | 蔣鼎文 |
| 湯恩伯 | 程潛 | 關麟徵 | 劉建緒 | 黃旭初 | 吳鼎昌 | 李覺 | 李培基 | 谷正倫 | 馬步芳 |
| 劉文輝 | 馬鴻逵 | 盛世才 | 李漢魂 | | | | | | |

蔣百里先生遺影

(程曉華攝時在漢皋)



C0757793

百里先生誄辭

孫	式	吳	方	運	敦	韜	猗
吳	瞻	不	參	籌	詩	鈴	歟
之	遺	慙	密	決	悅	精	先
學	著	遺	勿	勝	禮	博	生
互	閻	夢	元	桃	講	肝	越
古	室	奠	戎	李	武	膽	水
常	明	兩	股	盈	治	輪	鍾
新	燈	楹	肱	門	兵	困	靈

盛世才拜題

者 筆 執

章黃屈黃張甘衛胡許張
士征映興聖介挺健世一
釗夫光中奘侯生中英磨

李林陳吳曹蔣陳蔣劉高
煦薰繼聚孝詠子
寰南承石仁英威潔堯白

黃葉黃楊李李熊劉程薛
萍恭鎮愛浴奉十爲曉篤
蓀綽球源日武力章華弼

余既輯百里先生文選，竊緒未盡，因感先生生前交遊滿天下，桃李遍海內，捐館以還，識與不識，咸相痛悼，或賦詩歌以憑往跡，或敘遺事以俟史官，或撰文詞以彰業績，或藏手筆以供憑吊，征之四方，數不在少，爰另編印別集一冊，曰紀念之業，俾世之知先生於文字之外，尙有可傳者在焉。竊請與先生有雅誼者述其事，是以讀其文，於逝者之生活習尚，接物處世，治學精神，性情嗜好，少年生活，知過半矣，可爲言之有物，語出肺腑，洵至情之作耳。謹誌卷端，以謝惠稿之諸君子。

中華民國卅三年一月仁和黃萍藻謹識

追述蔣百里先生

張一鵬

吾在重慶，與梁漱溟一宿於粉江飯店。漱溟爲乙酉同年巨川先生之次郎，巨川以民國無希望，自沉於北京積水潭。漱溟長齋不茹葷，專心於鄉村教育，其鄒平鄉村師範學校，畢業者逾五千人矣。一日聞報，知百里病歿，失聲長嘆，且告余曰，「五年前在鄒平，得百里先生電，云將特地過訪，覆到卽行。漱溟素未識蔣，但聞其名，卽覆電專誠相晤。百里如期至，乃適值漱溟夫人病亟彌留，無暇招待。百里參觀後，不暇深談。未幾，相過於青島，百里問曰，「君知我前至鄒平之故乎」，漱曰，「不知也」，乃曰，「吾知中日之戰，事不能免，勝敗之分，一在械，一在人，論械則我不如敵，論人則我多於敵七八倍，然今日軍事在民衆總動員，而將士不過什之三。我國係農業社會，凡農民欲以民族主義動之，不易明瞭，惟欲破壞其所據之鄉村，則彼以生命相搏，故欲君於教育中注重於鄉村自衛，——此吾所以專訪鄒平，欲告君之理由也。」「今聞其喪，能無哀痛。」中國本少參謀人材，而若百里之學術，尤爲軍人中絕無僅有，此有識者所同然也。

當民元時，百里爲保定軍官校長，時南北革命將起，百里中戒諸生曰，當專心學問以待時，毋旁騖，如有私自南行，吾不能制止者，當自殺以謝。未幾，諸生有私逃者，百里以手槍自踐其言，子入胸腹間，經醫診治一月，乃無恙。後入公府統率辦事處爲參議，參議八人，程璧光，陳儀，皆八人之。余每與百里弈，兩人程度相若，無大勝負。蔡松坡亦統率處辦事員，松坡出亡，至天津日本醫院，項城乃命百里往留之，不知百里與松坡，本有成約，百里歸而松坡入雲南矣。帝制取消，項城殂謝

松坡亦以喉疾入福園醫院，百里東渡，爲經紀其喪。先是，梁任公自津入桂，其主撰之《大中華雜誌》，由百里與黃遠庸分任撰述。民十，吳子玉擊湖南督軍趙炎午，趙大敗，百里實助趙。吾適至岳，說子玉與湘和，還漢口，乃與百里同舟返上海，百里告我以裁兵論之大綱。吾每謂百里如李廣數奇。後由孫傳芳約至戎幕，十五，孫軍敗於九江，百里寓於上海，余會顧其廬，見其案上全部佛經，君之學無所不究，日告余曰：「將來軍事以空軍決勝負，華人善駕汽車，視日人爲巧，若大習航空，則吾人必勝。」此言在耳，至上年日本更津之全軍覆沒，信矣。近年遊歐美方歸，余亦在滬，七月間，劉子楷宴於利園大榕樹下，百里與徐新六皆在座，不意未一月而新六死於非命，百里亦以貴州道病，無良醫以診之，讀書爲篇人百其身之什，爲百里悲，更爲新六悲也。百里所著，除刊布外，常尙有筆記，望望百里者一一搜集之。

清光緒間，留學日本有兩少年，以夙慧名於世，一王褒甫，一卽百里，褒甫任駐日公使，調查朝鮮事件解任，東四省不守，寶志沒於舊京，今百里又繼之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吾於二君同感焉。

百里先生文選題詞 浪淘沙

許世英

天啓奇才良。雲掩龍驤。海甯鍾秀入經湘。中外古人銘一治。星斗光芒。

顯晦半行藏。經世文章。河汾講學定滄桑。規復中原諸將略。彪炳門牆。

悼蔣百里先生

胡健中

蔣百里先生之死，是中國對日抗戰以來人才上最大的損失。這個損失的價值，在我們做文化事業的人看起來，覺得實在不在一個名城或重鎮的陷落之下！

我和百里先生相交的歷史很淺，只有兩件事可以寫下來作為紀念先生的資料：

彷彿是民國廿四年春間，在南京新街口廣州酒家一個筵席上，我初次和百里先生見面。先生清癯的容貌，瀟灑的豐神，馮永的吐，加上他的盛譽和名著，使我當時真以一見這中國軍事學的權威為榮。這回宴會主人是老友王人麟兄，人麟和先生是忘年的譜弟兄。大概先生從人麟處已略知我的生平，他對於當時京中師友們約我到南京去做事，這樣勸告我道：「我勸你還是回到杭州辦你的東南日報罷，這貢獻要比到南京做官大得多。京華冠蓋之地，隨應則可，做事業是不容易的。」我始終感謝和難忘先生這一番懇懇的忠告。直至如今，我還是埋頭在東南戰區接近前線的一個小城裏辦我的報，先生地下有知，或為首肯？

七七蘆溝橋事變初起時，中央在廬山召開了一個談話會。這個會裏被選出席的共有四個姓胡的：胡適之、胡次威、胡六庵、王先生外，我也是一個。這時先生正在廬山，一天晚間，在牯嶺仙巖飯店的餐廳上，我們又一次會見了。一面面，先生便坦坦地說道：「這次出席的人中間，幸而只有你們四胡，如再多一胡，中國豈不要大亂了嗎？」時亡友劉淇恩先生等在座，為之大笑。談話會中出席諸君子亦引為美談，傳了很廣。

廬山一見。先生重赴歐洲，彼此便無再會之期，後來先生由歐返國，曾在漢口勾留一些時候，但等我到武漢，先生又匆匆走了。仙岩一別，竟成永訣！東望廬山，真不勝人亡邦瘁之痛！

萍蓬兄現在要選刊先生的文章，囑我對先生友情寫幾句話以充篇幅，我與先生相交的歷史雖屬很短，而對先生仰佩的衷情却是很長，旅途草草作此，殊不足以紀念先生，僅稍申其悼念的微意而已。

廿八年二月廿六日於桂林旅次

蔣百里先生輓詞

衛挺生

城內同懷大將材。每披遺帙感餘哀。

城中存存 先生手題見贈所著之書。

安邦建國生平志。緯武經文天下

才。先見奇謀舉世重。

先生主張持久戰以老敵，實空軍以制勝，爲抗戰以來基本戰略。

中興偉畫片言開。

先生嘗言：「勝也罷，敗也罷，總不同他講和。」

「以聲戰志。又言「千言萬語，中國是有辦法的。」以增國民自信以後「抗戰必勝建國必成」信仰與抗建計劃皆由于此。奔騰萬馬浙江汐。

先生故里海甯海鹽秋大潮爲字內壯觀

長與英聲壯海隈。

悼蔣百里先生

甘介侯

蔣百里先生之死，是我學術界一大損失，抗戰過程中一大不幸事。

百里先生不特爲中國唯一的軍事學者，還具有矯矯不凡的政治天才及文學天才，他渾身都是聰明，都是學問，腦子裏裝着的東西委實裝得太豐滿了，單就外表而論，他並不「魁梧奇偉」，自去今兩度游歐返國後，體重比前增加了數磅。親友們無不爲之稱賀，誰料到此老竟以急性心臟病逝世。竟死於黔桂途中蠻烟瘴雨之區！

大凡絕頂聰明的人，往往對學問不肯下刻苦的工夫，惟獨百里先生之絕頂聰明而具無限的求知慾，大凡極聰明而又極有學問的人，往往恃才傲物，惟獨百里先生虛懷若谷，儘管自己學問淵博，對他人有一技之長或一慮之得，都不禁贊嘆狂喜，所以獎誦之者備至。他的身體原不甚結實，但精神却極飽滿，讀書孜孜不倦，談話亦娓娓不倦，往往因讀書或談話就誤了睡眠時間，他簡直地不知有「我」。不知「老」之將至，這也許是他積勞致疾的原因。

本年八月，他奉令代理陸大校長，此席原由蔣委員長兼任，自抗戰發生以來，蔣委員長統籌全局，委實無暇再主持陸大了，但陸大爲訓練軍事人才最高學府，須物色一位資望、學識、經驗、道德、行行都極充分的軍界老前輩，才可以把這項重任付託給他。後來找到百里先生，百里先生是軍官學校第一任校長，這當然是他的拿手好戲，聽證委員長向全校學生寫了一封「介紹新代校長」的手諭，大意謂：「有了這樣一位名師來指導你們，我很放心，很高興。你們服從他的訓示，如同服從我的一樣」

全國高級將領中，由軍官學校出身的占大多數，最著名有廣西之李（宗仁）白（崇禧）黃（紹雄）湖南之唐（生智）何（鍵）劉（建緒）四川之劉（湘）劉（文輝）鄧（錫侯）等。這次連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，也列入百里先生的門牆。老馮在陸大補習戰術。據聞百里先生初到點名時，各人都唱了一聲「有」！老馮的聲音來得格外宏亮，全堂爲之注目。

最近十餘年以來，百里先生所作育的英才，一個個爬上高位，而且東也有西也有，但他清貧如故，好學如故，待人謙和如故，他確是始終「不脫書生本色」的一個大人物。他的學生有些在北伐過程中建功立業，有些在這次抗戰中占有光榮之一頁。他做了一輩子的「教書匠」，自己直接未當重任，間接對國家有絕大的貢獻，對中華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響，那是絲毫不容疑惑的。這次奉令代理陸大校長時，他用兩句成語嘲笑自己道：「老夫老而不死，好爲人師」，他還不算得十分「老」，但早已足夠「名師」的資格，今番未「老」而「死」，使後進者失所「師承」，這不僅門弟子爲之同聲一哭，即與百里先生無一面之緣的，亦當悼念無已！

除開「武」弟子之外，百里先生最近還網羅了一批峨冠博帶的「文」弟子，這些都是青年有爲之士，在抗戰途中担任着各種重要工作。本年春季，百里先生奉召回國以後，常在報端撰文或發表言論，堅持「抗戰必勝建國必成」的信念，他的作風是那樣的生動而有力，語調是那樣的簡明透澈，真不管漫漫長夜中的一盞明燈，其影響於各將領及全國青年之心理者甚大，當漢口淪陷以前，一般人稱之爲「青年老頭子」，從這些地方看起來，百里先生雖死，他的精神是長存不滅的，他對於中華民族的「心理建設」已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最可惜的是：他打算於百忙中抽點工夫，把歐洲現代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外交、諸種變遷及其沿革，寫成一本洋洋數十萬言的宏著，這與梁任公發表「歐游心影錄」一書，同其用意，不幸此書未成，先生遽歸道山，而「國防論」「日本人的研究」各書，竟成先生的最後遺作了。

百里先生身後，遺夫人及女公子四人，長女公子早已夭逝，次女公子在前方担任救護工作，三女留歐未返，四女隨侍在側。百里先生曾在報端載有一文，說，「現在那裏是青年人安心讀書的時候，前方戰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課堂，從戰地得來的學問，比從課堂上得來的可寶貴得多」，他自己發表了這番議論，便叫自己的兒女廢學前往內地。他懂得怎樣愛兒女，並且十足地表現了「坐言起行」的勇氣。

他以前未嘗過心臟病，但當談話過度時，胸際常起厄逆，他自己毫不在意。老實說，他對於軍事政治種種，雖然無不精，但他的弱點是不懂得「養生之術」，從來不讓心身有片刻的休息，有人勸過他保重身體，他的回答是——「除死方休」，他現在果然得着永遠休息的機會了。

總之，百里先生雖死，他的「活力」及其「自強不息」的精神還是充塞於新中國之前途。

蔣百里將軍輓詩

張聖英

靈旗飛舞大江東。多少人豪雅誨中。滄海潮來天地白。神州寇急血
花紅。吐吞三峽辭源妙。揮酒千言筆陣工。翻怪奇才慳世用。無端
客淚哭英雄。

蔣百里先生的貢獻

黃興中

一個真正懂得自己民族，同時又真正了解別人國家，這不只是「知己知彼」「百戰百勝」的戰略家，而是「知人則哲，自知則明」的思想家。

百里先生真正知道東方，也真正了解西方；既知今（現代）又知古（古代）；這豈但思想家而已，實是中華民族的「識之力，智之光」。

知爾自己，知爾民族；「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：中國是有辦法的」。（見國防論首頁）我民族永遠絕對樂觀性，不是偶然的。「仰即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；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」。中國文化之開創，就是個獨立創造。由此表現出來的「同化力即文化攻勢」，與「抵抗力即武力守勢」，（見抗戰一年之前因後果）經數千年鍛鍊培養而有今日「抗戰突變」之奇蹟。

這個民族「根基深厚，無論世界上那一個民族都甘不過」（同前文）。這個國民「信德之堅，體魄之強，知識之活潑，雖較之世界最良之國民，吾可以生命担保其無愧色也」（見國防論）。所謂「得天獨厚」，是我們黃河長江，給我民族以「源遠流長」：松、竹、梅給我們以「歲寒三友」；豆腐與瓷器給我們以「溫柔敦厚」。以前既然會創造「長城」與「運河」，以後自然也會裝置發明「熱力」與「光力」。

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，「窮則通」，「福禍相倚」，「物極必反」「盛極則衰」，都是我民族實驗出來的真理，成爲絕對樂觀的根底。人類行爲本來根諸習慣與風尚，也就是「不打不相識」，要靠抗戰來實證世事的真理；這個民族便在生理上得到開刀血清效果，心理上丟去怯自信而樂觀。

一經百里先生指點，中國人說：真正知道自己，而世界也真正懂得中華民族。

人類本是一體，已、彼亦為相對的；因此真能知己，才說真能知彼。百里先生最懂得我們的敵人這個民族。悲觀、短命、急躁、殘忍都是他的特長。他自己沒有文化，明治維新以前，敵人的思想即是我們的思想；維新以後學到西歐科學，僥倖的一旦暴發起來，真是「狐蒙虎皮」的作威作福。「古代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註定。現代悲劇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」。（見日本人——一個外國人的研究）倘若敵人真正自知，也許會自悲他的下場吧！

真理之光耀是無所不照，百里先生還真正懂得條頓民族，拉丁民族，撒克遜與斯拉夫民族，由是我們纔可說認識世界本來面目。歐洲文化之母的希伯來及希臘文化是怎樣轉到今日西洋文明。上帝不能創造一個完全無缺的東西，所以一民族之文化，各有其長短，真是長於遠慮者必短於近憂。這個長處或短處，就是百里先生在兵學上指出「攻守重點」所在。

過去暫不說他，單說現代文化之重點是「個人應當犧牲，而個性不可泯沒；現在應當犧牲，而現實不可忽視」。（見現代文化之由來及新人生觀之成立）這就是現代真精神。「各人各有表現這一個深入腠理的個性發展，就成爲五百年來歷史變遷原動力」。一旦「個性發展了，於是有所謂自由（民主之基）；現實被人們注意了於是有所謂科學」。（文見前）把握時代重點，百里先生教我們「鍛鍊個性以服務羣衆；努力現在以開拓將來」。（文同上）唯「智者見智」，這非是來路貨把別人的話說成自己的話，而是中華民族固有「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」的智慧之光。

「我於世界民生興衰，發見一條根本原則，就是：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，相離者弱，相反者亡」。（見國防經濟學導言第一種）用手工生產，則用刀槍戰鬥；用機械生產，當然要用機械戰

門，這就是國防（自衛）基本原理。這個原理在古代中國「寓兵於農」，「作內政寄軍令」，所表現功效是何等偉大深刻。

然而爲什麼我們民族衰弱到今日才昂起頭來？根本原因是「知識與行爲分離，讀書人一味空談不切事實；做事的人一味盲動毫無理想」。（文同前）把祖先真實本領喪失了，結果是紊亂，散漫而無組織效率（即無力量）。「蓋今日中國亦處於有人有物而組織不健全之第三組。而中國之生死存亡之關鍵，完全在此「組織」一事。」（見導言第三種）百里先生就替自己的民族國家把國防中心思想建立起來；從「地域組織」，「職業組織」兩條路組織我們的「人」與「物」，適應全體性之戰爭；這不僅是我們國防中心思想，也就是「世界軍事基本形勢」。（見世界軍事新趨勢）

我們要如何才能真正組織起來？百里先生明白確切指點我們：第一繼承古昔教訓之原則建立國防基本理論；第二接受現代文化建立軍事教育與新的軍紀；第三防衛民族國家之獨立建立義務民兵制度。這是百里先生留給我們的三條無價之寶。

本來，中國古代軍事學最早的科學，也就是辦事講效率組織的學問。國防論之始祖孫子，開頭即說「道」與「法」。道即原理，法即制度，都是實驗推理而來的。所以真正的中國兵法，並非陰謀詭道而是科學方法。這是孫子兵法的真義。他所發明的「能爲不可勝，不能使敵必可勝」（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）的原則在兵略學上真可以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比美，這也是百里先生闡發出來的。

「不治文科者不足以使人，不治理科者不足以使物」（見裁兵與國防）。這是將校教育之根本。人類行爲既根於風習，「則大規模之羣衆（即大兵團）運動與生活，非在軍隊編制之下不能植其基礎」。而「軍事教育之主體在軍隊而不在學校。」（見軍事教育要旨）真是「學戰於戰」的科學實驗教